



经典解读

# 君子无故

# 玉不去身

商周至汉代的玉佩饰

文 古方 龚继遂



图1 商代腰插宽柄器玉人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繁荣期，社会中存在着以“礼”为主的等级制度，“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们必须按照严格的等级规定来穿着装饰，只有这样，才能不失身份，符合礼仪。因此，商周时期玉佩饰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服饰演变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商代人物形玉佩饰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共有十余件，这些玉人多数雕成跪坐、蹲踞或双手扶膝状，并根据身份，有不同的衣、冠和发式，而且着力描绘面部。玉人面部特征都是高颧骨、大眼睛，具有比较明显的蒙古人种的共同特点。它们发式则以短发为主，即自头顶向四周下垂剪齐，这或许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发式。人物造型有跪坐、站立和侧身三种。

跪坐人像雕刻比较精致，以“腰插宽柄器玉人”最为生动。这件玉人高七厘米，作跪姿，即当时通行的坐姿，双手扶膝，长脸尖颌，弯月形细长眉（图1）。“臣”字形双目目视前方，凸鼻宽平，小嘴闭口，头梳一条长辫，盘于头顶上，辫梢与辫根相接。头上有用以束发的圆箍形“发卡”，额前有卷筒状饰。玉人身着长衣，交领于胸前，腰束宽带，衣上遍饰云纹。腹前悬一块长条形织物（称“蔽体”），脚着鞋。腰的左侧插一支宽柄器，像是佩带着一种刀剑之类的武器，因被夸张而显得十分威武。这种类似武器的东西，也起了很好的装饰作用，观赏把玩时，可以手



图2 商代裸体玉人

握柄部，取放自如。这件跪坐玉人身体比例较为适当，刻画入微，神态生动，似在凝神沉思，又像是在倨傲正坐。这件作品既是专供欣赏的文玩，又是件装饰品。其形象可能即是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形象，也有可能是妇好的奴隶或臣仆。

站立形人雕中以裸体玉人最为奇特。裸体玉人高12.5厘米，青灰色，呈裸体站姿，一面为男性，椭圆脸，双目微突，大耳外张，长眉扁鼻阔嘴，头上梳两根上翘的角状发髻，双肩略耸，两手置于胯间，显现男性生殖器，膝部略内屈，以不同线条表示肌肉；另一面为女性，形象与男性近似，双手置腹部，显现女阴。玉人脚下有伸出的短榫作插嵌之用，是专门用于奴隶主贵族赏玩的艺术品（图2）。中国史前时代即有陶制的男、女裸体形象及陶祖（男性生殖器形象），其寓意在于对生殖的崇拜。这件男女两面裸体玉人性具明显，均作显示其性具状，它反映的应是一种求合之相，是商代先民对子孙繁衍的祈望，艺术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侧身玉人在商代发现较多，可能是一种比较流行的雕刻形式。妇好墓中的一件侧身玉人，高11.5厘米，作侧身蹲坐状，头微昂起，目字形大眼，耳高耸，口微张，头上戴冠。手臂卷屈在胸前，膝上抬，姿态不自然，反映的可能是妇好的奴隶或臣仆。这件玉人写实性较强，表明商代玉匠师对人体的观察已十分细致，能善



图3 西周玉立人

于把握人体的主要特征。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一件侧身玉人套环非常精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这件玉人高9厘米，造型上与妇好墓中的侧身玉人相似。它的头顶后部采用掏雕的技法制出三个相联的链环，极为精巧，代表了当时玉佩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在玉人的肋下雕刻有羽翼，其腿部也有羽毛。有的学者推测，它实际上是一个“羽人”的形象。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的起源很早，其中有表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的形象，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这种纹饰到了先秦和汉代大量流行，成为当时铜器、陶器以及壁画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

西周时期的玉佩饰人物，虽然数量上不及商代多，但更加细致入微。例如山西曲沃县曲村晋侯墓中出土的一件正面玉立人，雕刻相当细致，尤以发式和衣型为精。头顶发式卷起成穿孔以系绳，头周围蓬松如披发。玉人浓眉大眼，阔鼻，身穿高领衣，领下右侧开短衽，束腰，衣裳下摆为梯形，前面有垂叶形装饰图案。衣领、腰和衣下摆的边缘刻有交叉斜格纹饰（图3）。这件玉人亦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玉人雕刻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原始时代至商周时期的玉佩饰人物造型与图形，既充满着神秘而浑厚的宗教色彩，又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写实性较强。但由于用于雕琢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的起源很早，其中有表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的形象，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的玉材较小,不易表现人体动感,所以玉佩饰人物不似其他质地的雕塑品那样浑厚而有气势,然而它华丽的玉质感以及小巧玲珑、精工细琢所反映的外在美,使人爱不释手,玩味良久。

在殷墟妇好墓和其他一些遗址所出土的玉器中,造型生动优美、数量最多的玉器莫过于各种动物形象的玉佩饰。这些玉佩饰既有平雕的,也有圆雕的,琢刻精致,题材新颖多样,写实性强,姿态活泼,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在一些玉佩饰上,往往钻有小孔,可供佩带,是随身的装饰品;另一些玉佩饰的下部有较大的孔眼和长方形凹槽,可供插嵌;还有一些玉佩饰既可佩带,又可镶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些小巧玲珑的玉佩饰动物,为我们了解殷商艺术打开了一扇窗口。

由于动物形玉佩饰主要用于佩带和观赏,具有装饰功能,所以它在构思上脱离了当时礼制性玉器思想意识的束缚,成为玉工们摆脱神秘的艺术色彩,抒发对自然美好形象向往感情的一块小天地。玉工们在日常细心观察自然界飞禽走兽的各种神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琢制技术,雕刻出一件件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禽兽,向我们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从各种动物的造型来看,写实的玉佩饰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猛兽家畜类,第二类是飞禽类,第三类是水禽类,第四类为昆虫类。

猛兽家畜类大部分为圆雕作品,玉工在准确抓住各种动物特征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夸张和渲染。例如,玉虎的头部硕大,呈方形,巨口利齿,身体往往琢成长方体形,用长的线条表示虎斑纹。玉虎的神态通过足的刻画反映出来,疾奔者威武凶猛,势不可挡;匍匐者虎视眈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外,扬鼻嘻戏的雕象、抱膝蹲坐的小熊、回首凝视的卧牛等,也都显示出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

飞禽类玉佩饰的数量是最多的,而且种类相当繁杂,有展翅飞翔的鹰、曲颈而思的鹤、短尾矫健的燕等等。为什么飞禽种类和数量如此之多呢?这可能与商代先民的宗教思想有关。商是兴起于黄河中游的一个古老的原始部落,传说商的祖先名叫契,契的母亲简狄是另一支部落有娥氏之女,吞食了玄鸟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就是传

颂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商族把“玄鸟”当作自己氏族崇拜的生灵,商代先民塑造出了许多鸟类动物形象来表达对它们的崇敬之情。这或许是鸟类玉佩饰大量出现的原因吧。

飞禽类动物玉佩饰绝大多数采用了正侧面剪影的手法,即抓住所要描绘对象的主要特征,用熟练而准确的外轮廓线,勾勒出生动的艺术形象来。例如扁平的玉鹤,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它们伫立憩息的典型姿态,颈部弯曲下垂,好似刚刚涉出水面正在梳理身上的羽毛。如果把两只鹤合拍在一起,加以灯光的渲染,顿感生趣盎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玉鹦鹉的数量较多,超过20件,造型上是突出这种鸟的高冠、长尾和钩喙鲜明的形象特征。数量虽多,但富于变化,无一雷同者(图4)。有的玉鹦鹉长尾的端面被磨成锐利的斜刃,成为极为精致的玉质刻刀,由于玉的硬度较大,因此玉刻刀可用来雕刻骨、牙、角、蚌等质料的制品,它既是可供欣赏的玉佩饰工艺品,又具有实用功能。

水禽类动物玉佩饰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大多小巧精致,在工艺上极富造诣。特别是运用“俏色”工艺雕刻的几件玉鳖、玉鸭,反映了当时玉工们巧于运用玉料颜色的那种设计智慧和才能。尤其是玉鳖,不仅壳和肚的颜色黑白分明,运用得当,更生动的是,那只完好的玉鳖,两只黑眼珠瞪得鼓鼓的,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形象和颜色的运用真可谓维妙维肖。另一只头部有残的鳖,虽然已不见其巧用颜色的眼珠了,但它的四爪上都有黑爪尖,可见这件作品的作者当初对料上颜色的运用,已经有了“充分运用”和“尽善尽美”的要求,哪怕一丝一毫可以利用的颜色都不放过。玉鱼的形状虽小,但种类较多,其造型有三种:第一种鱼身体较直,窄而细长,背部有长鳍,腹鳍与背鳍对称,鱼尾比较长,鳍上有斜向阴刻线表示鳍骨;第二种鱼身体宽而短,鱼尾很短,尾端分成两叉;第三种鱼身为弧形,有的近似半圆形,未刻鱼鳞,鳍比较长,上面刻有短斜线(图5)。

昆虫类玉佩饰形状很小,近似于微雕艺术,体积虽小,但刻画入微,反映出刻工对自然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独特的审美观。例如一只圆雕螳螂,长6.8厘米,作弓足匍匐憩息状,双眼、双翼和刀足质感极强,形象逼真(图6)。

神话动物类的作品,都是玉工凭借丰富想象力塑造出来的,在表现艺术上体现出大胆而富于浪漫主义的情趣。



图4 商代鸚鵡



图5 西周玉魚



图6 西周玉螳螂



图7 商代玉怪鳥



图8 商代玉鳳



图9 商代玉鹿



图10 战国玉龙上的涡纹

神话鸟兽有龙、凤、怪鸟、怪兽等。

神话动物类的作品,都是玉工凭借丰富想象力塑造出来的,在表现艺术上体现出大胆而富于浪漫主义的情趣。那些怪鸟或怪兽,实质上是超越于珍禽异兽之外的神化般的动物,有兽首鸟身的,也有鸟首兽身的,还有集中多种动物特征于一体的,这些形象或多或少与商代先民信奉鬼神有直接关系。例如一只怪鸟,嘴为钩喙,颇似禽类,却生长四只足;还有一只为方头小耳,张口露齿,两眼圆睁,乍一看很像只虎,但身体却与禽类相同,有一双翅膀,真可谓“如虎添翼”(图7)。

这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并非自然界所实有,而是出自雕琢者的神奇之手,他们可以有意识地追求某种动物形象,但又不使它们酷似逼真,而给人们以猜测琢磨的余地,甚至还竭尽夸张虚构,充分显示出把现实感与理想化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有一件侧身回首玉凤,是神话动物玉佩饰中的最为精彩者。它的玉质光洁柔润,玉凤圆眼尖喙,三个柱冠顶部相连,短翅微展,长尾自然拖垂,尾翎分开(图8)。其造型舒展,曲线优美,突出了凤首凤尾等重点部位的主要特征。凤尾虽修长与翅等部位不相协调,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飘然欲飞之感。

商代动物玉佩饰中的许多形象,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动物图案,在青铜器纹饰中经常被采用。西周时期的动物玉佩饰基本上沿袭了商代的特点,流行各种小型玉质动物作



图11 汉代玉剑饰上的勾连纹

品,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例如立姿玉鹿,就雕刻得十分传神,鹿一般作驻足站立状,直颈昂首,圆目平视前方,鼻、口微启,似正在嘶鸣,头顶的双角分枝高高耸起,身体丰满,写实性很强(图9)。还有一些不同造型的鹿,有回首站立、张望、奔跑等不同形象,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西周时期,出现了玉组佩,即将不同形状的玉佩用丝线穿缀起来,玉佩之间用玛瑙珠、绿松石珠等装饰。玉组佩系于人的腰部,垂下于膝盖部位。玉组佩是区分佩戴者等级、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标志。

春秋战国至汉代的玉器上,绝大多数都装饰有花纹图案,这些图案的特点是样式繁多,雕刻细密,纹饰抽象深奥,给人一种神秘感。从纹饰结构来看,有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种,其中以几何纹饰最多。

几何形纹饰的特点是以圆形、弧形和方折形线条为主,纹饰对称性强,变化灵活,既可看出单组纹饰,又能一组合连接起来,逐渐扩充为整体纹饰,动感极强,变幻无穷,使人百看不厌。流行最广、最常见的几何形纹饰有谷纹、涡纹、云纹和勾连纹。这几种纹饰广泛地装饰在玉璧、玉环、玉璜和玉龙等器物上。谷纹又称谷粒纹,是以剔地浅浮雕的方法,在玉器表面雕琢出许多突起的弧形圆点,这些圆粒排列有序,经抛光后闪闪发亮,十分悦目。《周礼》中曾有“谷圭”和“谷璧”的记载,自宋代以来,一些古玉家将谷纹理解成谷穗的形象,而且还牵强附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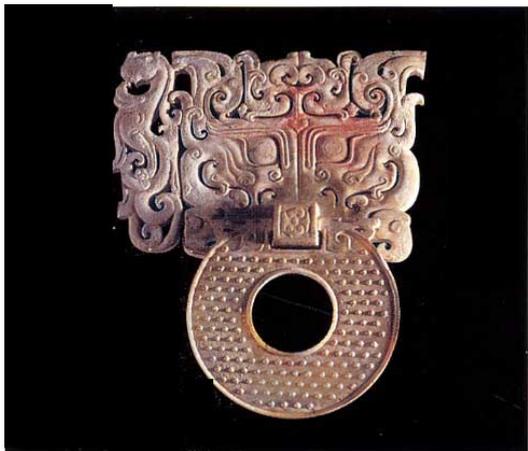


图 12 汉代玉铺首

在圭和璧上刻画出谷穗纹饰。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上根本不会出现这种写实性图案，谷纹的名称是由于它浅浮雕的半圆形凸起似谷粒而得来的。谷纹的名称是由于它浅浮雕的半圆形凸起似谷粒而得来的。谷纹是战国时期最流行的纹饰之一，由于谷纹制作难度较大，所以它装饰的玉器往往比较精致，观赏价值很高。由谷粒派生出来的纹饰中，有一种称为“蝌蚪纹”，就是在谷粒边缘上琢出一道弧线，形似蝌蚪的尾巴，所以称“蝌蚪纹”。所琢刻的“尾巴”，方向并不固定，似乎是玉工随意雕刻出来的，但装饰效果较好，它常饰于玉龙上，增强了龙的动感。

涡纹是以阴刻手法雕刻出的水流涡形纹饰，形似“蝌蚪纹”。这种纹饰最早见于西周时期，但数量很少。春秋时期，涡纹的尾端拖得较长，形似弯钩；战国时期，涡纹成为千篇一律的漩涡状（图 10）。由于涡纹雕刻简单，又能达到谷纹美观的效果，所以它在战国时被大量采用。

云纹状如云头形，以阴刻或浅浮雕方法雕出，每组云纹是由两个单体相对的谷纹或涡纹尾部相连接构成。这种纹饰既有玉工有意刻成的，也有随意刻成的。前者往往排列整齐，后者则常与谷纹、涡纹相杂，显得富丽美观。云纹也是战国时期常见的一种纹饰，由它派生出的有一种变体云纹，纹道长而细，富有飘逸感。

勾连纹源于云纹，以阴刻手法制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图案中最为繁杂的一种图案，由单体云纹相互勾连而成，



图 13 汉代玉剑饰上的浮雕螭虎

不过线条已由方折变成圆弧。最早的勾连纹玉器见于春秋中晚期，勾连纹线条为双勾线，婉转流畅，时代特征明显。战国时期的勾连纹看上去似乎集中了云纹和涡纹的特点，显得整齐平稳。除了这两种最基本的构图外，派生出的图案也很多，颇具特色的是勾连云纹。勾连云纹是将几组云纹对称地勾连在一起，到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有的器物上则出现通体十分规整和细密的勾连云纹，非常华丽（图 11）。

从以上这几种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几何形纹饰中可以看出，浅浮雕的谷纹和阴刻的涡纹是构成几何形纹饰的主体，其他纹饰几乎都是从这两种纹饰演化出来的。为什么在几何形纹饰中很少见到直线形图案呢？这可能与古人的审美观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起大多数作圆形或弧形，特别是装饰品，即使是转折处也琢成弧角。这样的玉器如果装饰上直线形纹饰，就会影响整体美的效果。而饰以圆弧形为主体的纹样，则显得和谐统一。古人大概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商和西周时期的圆形玉器上，比如璧、环等，几乎看不到纹饰，这是因为当时的琢玉水平还达不到琢制细密对称纹饰的程度，所琢纹饰以直线或长弧线为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琢玉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任何纹饰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雕琢出来，能够按照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去刻制装饰图案了。

螭虎纹是战国至汉代常见的纹饰，常以高浮雕或透雕琢出，作盘曲蜿蜒或攀援匍匐状，装饰于玉璧、剑饰和玉甲等器物上。



图 14 春秋虎形玉佩



图 15 战国玉龙佩



图 16 汉代心形玉佩



图 17 东晋玉佩



图 18 北齐玉佩



图 19 唐代玉佩

动物形纹饰有神兽形和写实动物形两种。神兽形纹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广泛采用的纹饰，最常见的兽面纹和螭虎纹。

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用阴刻或浮雕手法琢出一只狰狞凶猛的兽首，常装饰于各种小型玉饰、玉璧、玉剑饰之一的玉琕玉铺首上（图12）。饕餮是一种贪食的恶兽，《吕氏春秋》中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商周时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装饰有兽首的图案，宋代的《宣和博古图》最先把它定名为“饕餮”。兽面纹最早出现在玉器上是春秋时期，在战国至汉代很盛行，基本特征与春秋时大致相同，只是眼睛作圆形，牙齿作一排整齐门牙等。

螭是龙的一种，因形状似虎而称为螭虎。螭虎纹是战国至汉代常见的纹饰，常以高浮雕或透雕琢出，作盘曲蜿蜒或攀援匍匐状，装饰于玉璧、剑饰和玉印等器物上（图13）。古人将螭虎作为天空中游弋的神兽，因此在塑造螭虎形象时，往往衬以流云纹。

写实动物形纹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见，主要是沿用商、西周时期动物玉佩饰的造型。目前见到的动物形纹饰有两种，一种是虎皮纹，装饰在虎形玉佩上（图14），另一种是蝉纹，装饰在玉管上。这两种纹饰都仅见于春秋时期，迄今还尚未发现战国时期的动物形纹饰。

秦汉时期，人们对于玉石的温润的内质和悦目的外观有着深刻的认识，它既体现着拥有者的地位和身份，又表达人的品德。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形成一股用玉浪潮，玉制品成为最华贵的东西，尊玉习俗非常盛行。在琳琅满目、精美缤纷的玉饰中，人们最注重的是随身装饰，因为雕制精巧的玉器不仅有美观外貌，而且显示出佩带者的品格，“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这种礼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然，贫富贵贱的不同，决定了佩带玉饰的精美程度及数量多寡的差异。从墓葬的出土情况来看，诸侯国君、贵族官僚的玉佩雕刻精美，玉质优良，数量很多，往往从头到脚都装饰起来；而平民墓玉佩出土较少，有很多饰物是用石料雕成的，但形状、纹饰与玉饰一样，这种以石代玉、玉石混杂的现象在战国时期很普遍。

装饰在头部最常见的玉饰是玉玦，玦是耳饰，悬夹在

两耳上，在墓葬中则成对地出土于人头骨两侧。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样式有两种，一种是沿用新石器时代的样式，作扁平体形，大多数没有纹饰，也有的雕琢龙纹、卷云纹、勾连纹或缺口部作双龙首。河南光山县黄国国君孟夫夫妇合葬墓出土两件雕刻简化夔龙纹的玉玦，琢磨非常光滑，是春秋时期的代表作。另一种玦的造型为圆柱体状或鼓形，表面装饰弦纹、兽面纹等，是当时所特有的玉玦样式。汉代的玉玦至今尚未发现，可能用玦的习俗到汉代已不复存在。汉代的耳饰一般用料器制成，呈两端粗、中间细的腰鼓形，称作“耳珰”。

悬挂在人的颈下和腰间的玉佩是最主要的装饰品。当时人们视缀于衣裳外面的玉佩为珍爱之物，并将玉佩当作长寿的象征以及馈赠的礼品。

从春秋到战国，玉佩组合约加烦琐，形成“组佩”，而从战国到汉代，玉佩又渐趋简化。组玉佩中最主要的是璧、璜、环、觿和玉冲牙等，它们之间以丝带穿系，系带上缀以珠和玉管。人佩带行走时，冲牙相触，发出悦耳的声音，以驱除杂念。从考古发掘来看，当时的组合形式似乎并没有统一的定式，可繁可简，因人而异。

春秋战国玉佩饰中，较具特色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玉龙，龙体造型多为单S或双S形，也有团身和圆体的。龙体两端有一首一尾和双龙首两种，龙足作爪形或羽状，有的龙体无爪，似蛇形。战国晚期玉龙造型趋于复杂，有缠体双龙、五重曲体龙等（图15），一些玉龙体侧外缘常附雕精美的凤鸟等纹饰。

西汉中期以后，佩饰渐渐简化，主要以璧、璜为主，间杂玉舞人、玉觿等。汉代最富特色的佩饰是心形玉佩，其造型是中间为一个鸡心状玉饰，中央有一圆孔供穿系，心形体两侧透雕卷云纹、蟠螭纹及凤鸟纹（图16）。心形佩是从战国时玉鞞演变而来的，西汉中期以前心形佩造型简单，西汉晚期到东汉，心形体呈扇面弧状，纹饰繁缛。由于心形佩是汉代典型的玉饰，所以在清代被大量仿制。●

秦汉时期，人们对于玉石的温润的内质和悦目的外观有着深刻的认识，它既体现着拥有者的地位和身份，又表达人的品德。

##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商周至汉代的玉佩饰

作者: [古方](#), [龚继遂](#)  
作者单位:  
刊名: [东方艺术](#)  
英文刊名: [ORIENTAL ART](#)  
年, 卷(期): 2006, (6)  
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ongfys200606004.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ongfys200606004.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3月23日